

2504

元江文史资料

第一輯

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白玉龙

副主任：熊中流

委员：魏存龙 谢光亚 张媛春

《元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编审：陈 华

主编：白玉龙

副主编：李华文

校对：熊中流 陈学清

封面设计：熊中流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开展起来的，是人民政协重要工作之一。《全国政协章程》规定：“要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搞好这项工作，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对人民尤其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党的十三大对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文史资料工作，为加快改革和深化改革服务，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元江文史资料》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向大家提供上自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起，下限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元江县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工商、文化、教育、卫生、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实和人物以及足以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面貌、发展变化的日记、笔记、文件、照片、图片等各种史料，特别是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对国家、民族作过贡献的知名人士以及各行各业中具有时代建树的人士的资料，更是本书的侧重点。但在上述时限以外确有价值的史料，也酌量征集出版。

元江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物产丰富，是滇南

重要通道。元江人民具有反压迫、反剥削，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荣传统。在这块土地上，各族先辈创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业绩，谱写了无数光辉的篇章。这些人和事急需抢救记载下来，发挥其“资政、教育、存史”的积极作用。

《元江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将给我县各族人民增添新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为了耕耘好这片园地，敬希熟悉元江地方史和藏有元江地方史资料的各族各界人士，都行动起来，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珍贵资料，回忆整理积极撰稿和提供资料，共同努力，把《元江文史资料》办好，为振兴元江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 华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云南人民自卫军的建立和发展壮大·····	
····· 张华俊 袁用之 方仲伯 唐登岷	1
元江阻击战·····	钱渭川 15
回忆边纵九支队的文艺生活·····	丁 怡 19
我在边纵的战斗年月·····	平 原 28
夜行军·····	许象坤 35
几经风波不二心·····	刘仁良 39
忆张大妈·····	刘家明 郑治明 孔庆荣 42
解放初的九冲·····	熊中流 46
竞选丑闻与王文灿·····	何凤武 53
“因远”小议·····	李崇隆 54
“化子板桩”一名的由来·····	熊中流 60
大成殿墙壁上的諷刺诗·····	熊中流 吴照群 62
张思诚送子参加靖国军·····	李近义 张庆麟 67
忧时忧国奋起呼吁·····	张庆麟 68
那嵩义举·····	王 桃 70
血战天宝山·····	李清升 72
那烈愍公墓志铭·····	熊中流译 75

马汝为轶事轶闻简录·····	马福兴	79
马汝为先生简介·····	引自《马悔斋先生传略》	82
三马头农民起义·····	熊中流 杨玉山整理	83
袁中英搜刮人民血汗·····	李绍廷	85
张纯学其人·····	李绍廷	87

赴京见闻·····	(清) 白族 李时彬	98
元江文物古迹拾零·····	白玉龙	101
大明庵调查散记·····	熊中流	108
元江的第一个滇剧表演团体——绅君班·····	谢光庭	111
“元江学会”简介·····	李崇隆辑	114
回忆元江县简易师范学校·····	郑治明 施旭	119
谢仁斋临安会试·····	董玉奎供	122
闪耀在因远文坛上的群星·····	李近义 张庆麟	124
李尚贤先生的一生·····	张庆麟	132
清末元江白族教师——杨斌·····	李崇隆	134
清代元江“考试作弊”案纪实·····	李崇隆	135

解放前元江民族工商业概况·····	李羲逸	137
猪街茶浅谈·····	魏存龙	143
简述元江近代医药卫生情况·····	杨志武	145
元江基督教的来历及活动情况·····	朱有良	150

云南人民自卫军的建立 和发展壮大

张华俊 袁用之 方仲伯 唐登岷

我党直接领导的滇南人民武装部队，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元江朋程正式建立，当时命名为云南人民自卫军。它的成立有一个具体过程。

（一）建军的具體准备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党中央提出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和华南分局关于在云南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建水召开了省工委会议，部署在全省开展武装斗争。从此，在滇南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更具体的阶段。石屏、建水、元江一带和思普区的党组织，在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的同时，分别对在这一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以及民变武装和其他地方武装力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派人到自发性的反蒋武装如刘昆府在车、佛、南组织的“民主联军”以及在建（水）石（屏）龙（武）曲（溪）等县活动的白小七、许世豪、赵小安、龙永和等队伍

中进行了解和争取工作。党的思普特别支部则争取磨黑实力分子张孟希，又派党员何宏年、赵国华、吕恩择等去景谷勐住，对曾经领导过佤山抗日游击队，后来又积极寻找我党的罗正明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一九四八年初，余卫民在省工委同意下向滇南十八土司及元、墨、新哀牢山地区一些上层人物进行了调查了解。省工委对多方面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之后，认为在滇南发动武装斗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选择元江为武装斗争的发动点。一方面我们运用张冲同志的关系，以及在昆明读书的李宜明（“民青”成员）回元江咪哩老家争取他父亲李和才（哈尼族，开明上层人士）的赞助和支持，借用李和才在小白母村新建的房子开办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培训干部；一方面滇南党组织指派党员范嘉乐（傣族）在他家乡元江撮科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又调了一批党员和“民青”成员由廖学民同志领导，在元江南部的浪堤、大小羊街、猪街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争取掌握乡镇武装。建水、石屏、个旧等县县委则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人员、武器、物资各方面支援元江建军。

小白母训练班是一九四八年初开办的。参加的学员是党从昆明、石屏、建水一带输送来的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受到锻炼的教师和学生，也有一些农民，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组织的成员，共七十多人。训练班开办时的负责人有廖必均、杨东城、肖源、周锦藻同志，余卫民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的工作，接着李伯雄（刘宝煊）、方仲伯、唐登岷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工作。当时以训练班为依托，主要做了三件工作：一是培训骨干。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形势任务、党的主要

政策、群众工作、武装斗争知识等。训练班的学员成为日后建立武装部队和地方群众工作的骨干。在训练班中还发展了党的组织和民青组织。二是发动组织群众工作。训练班还在进行时，周围村寨如韩家寨、紫托罗、咪哩、瓦那，就有干部以小学教员身份开展了群众工作。四月份训练班结束后，曾分为四个工作组即元东、元西和景谷工作组去开展工作。元江的三个工作组通过当地党组织和上层统战关系将学员分配到元江四乡，以小学教师或乡镇公所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直接到各村寨去宣传和组织群众。三是统战工作。根据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和策略，努力争取和团结元江所有赞成我党主张，有反蒋倾向的开明士绅和地方势力，其中包括元西的李和才，元南的高升福、高朝良，元东的刘士纯、吴彻等，使他们支持和赞助我们在当地的活动。

在小白母训练班结束前，国民党中央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突然对元东的撮科发动进攻，清查、抄劫了范嘉乐同志和傣族开明人士刘士纯的家，并烧毁了他们的房子。敌二七八团在撮科、甘庄一带盘踞了二个多月。范嘉乐、刘士纯各带少数武装撤到周围山区，余卫民同志也从小白母赶去支援。闻声前来助战的还有石屏、建水的白小七、许世豪、赵小安等部武装。当时曾有各部联合吃掉二七八团的计划，终因未能实现统一指挥，没有达到目的。不久，李和才的武装又和绿春孙宗孔地武装发生战斗，小白母训练班派余卫民、刘岩等同志参与，想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因对情况了解不够，没有实现。

当时省工委对在元江发动武装斗争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求建

立起一支有五百人枪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一支军队。当时从各地集中到元江的同志连同元江当地的同志已超过百人，各地党组织还可以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入伍，但武器却远远不足。枪支从哪里来？曾作过多种努力和尝试，如由党员私人筹款卖枪，向反蒋的上层人士借枪，但收效甚微。再就是向反动武装夺枪，但赤手空拳是不行的，通过撮科事件和绿春事件两次尝试，证明依靠别人的力量是难以取得成效的，从前面这些经验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党必须集中力量，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哪怕开始时数量少一些，以此为依靠，在实际斗争中去扩大队伍和充实装备，才能求得胜利的发展。

（二）朋程建军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滇南工委开始以元江东部的一个小村朋程为据点，集中力量。除撮科战斗中集聚的队伍和收回一批原小白母训练班的学员外，还从石屏、建水，及江外（今元阳）一带动员来一批少武民族农民，组织起一支一百五十人的革命队伍，有七、八十支土枪、洋枪，还有借来的两挺轻机枪。有了这样一支党直接掌握的基干武装以后，武装斗争的局面就迅速地打开了，部队也就不断发展壮大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是部队正式编队建立的日子，命名为“云南人民自卫军”。提出“反三征”的口号，为了统一和加强对部队及地方的领导，成立了滇南工委（此时还不包括思普区），书记张华俊，委员有唐登岷、廖必均、方仲伯、刘宝煊。部队由滇南工委直接领导。建军时部队编为四个中队，一个中队作为元东的地方部队，由范嘉乐、王文华负责领导。

三个中为主力部队，余卫民任军事指挥员，王排为政委，唐登岷为政治主任，彭光为参谋长，周锦蓀为政工队长。部队一开始就按照党的建军原则，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板样建设，强调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是第一位的，军事必须服从政治。部队里建立党的组织和外围组织“民青”、“解放先锋队”政委代表党在部队中贯彻党的政治领导。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分队设政治战士，这些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或“民青”成员担任。在部队中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当时党员为数不多，党的组织也未公开，但在部队内实行官兵一致，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完全是以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模范行动来赢得战士的信任和拥护。干部战士相依为命，亲如兄弟，官兵关系完全是崭新的革命同志的关系。这支部队人数虽少，却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的基础及第十支主力的一部。

部队正式建立前后，都进行了生动的政治教育和基本的军事训练。通过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战争形势的教育，部队的性质和任务的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提高了战士的政治觉悟。战士都认识到我们的部队是为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的人民子弟兵，既区别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也区别于各种雇佣性质的队伍和以抢劫分赃为目的的土匪队伍。部队的军事训练除基本的军事知识如武器的保养使用，射击、投弹、战争中地形地物的利用和个人、班排的运动外，着重进行了夜行军和游击战术训练。部队在休整和行军作战的间隙，还开展了识字学文化、唱革命歌曲等活动，使部队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始

终朝气蓬勃，生龙活虎。

八月初，部队从蓬泽出发，在元江开始武装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联防时，已经是一支由党领导的、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和严明的革命纪律的武装部队了。部队行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坚持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借东西必还，损坏东西必赔。部队离村时政工队派纪律检查组挨户访问检查，如发现有违返群众纪律的现象即行处理，使群众满意后才走。因此，部队每到一地，群众就热烈欢迎，军民亲如一家。部队作战，战士都能做到一切缴获归公，对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受到优待释放回家的俘虏，多成为我们部队的得力的宣传员。因此，这支部队很快就在广大群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信赖。

部队还朝着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方向建设。建军一开始，就结合训练工作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为群众做好事，宣传共产党和自卫军的性质任务，讲解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号召反“三征”和组织民兵联防自卫。只用了二、三个月时间，就在元江与小河底江之间一连山上的各个山村建立了民兵联防组织，在贫苦农民中组织了“弟兄会”

“姊妹会”等各种群众战斗集体，不少积极分子踊跃参军，这些组织中的骨干成了群众的核心，如朋程贫农张大妈（马二姥），后来成为元江拥军拥政，生产自救的模范，解放后被选为省人民代表。战士做群众工作，使自卫军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人民解放军的这些传统，也成了这支部队的优良统传。当时，群众把这种密切与群众相联系的传统作风，作为区别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土匪、恶霸武装的重要标志。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支部队是云南人民的子弟兵，. 还从战士的民族成分上充分反映出来。部队从开始建立时起，战士的大多数成份有彝族、哈尼族、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政军干部中除有这些少数民族外，还有回族，纳西族等。部队内部贯彻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的政策，各族同志之间互相尊重、共同学习，并肩战斗亲如兄弟。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活动地区的扩大，部队的民族成份也随着增加。正因为有广泛的民族成份，在群众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所以它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胜利地发展起来，不论在部队内部和外部，都没有遇到过民族关系上的困难。

（三）元江根据地的发展和自卫军的扩大

奔袭洼垵，首战告捷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夜（阴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部队首次出击，奔袭洼垵，取得胜利。当时部队才成立，战士手中刚掌握了枪，求战心切。但部队领导认识到首战非常重要，这一战打向那里，能不能取胜，对整个元江的政治影响、对这支新建的，有鲜明政治立场，但还缺乏作战经验的部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打击对象一定要选得准，一定要把握必胜的条件，初战即胜，绝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对于这些，部队领导事先都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部署，洼垵镇是元江东部恶霸杨怀麟的巢穴，杨在政治上十分反动，压迫剥削农民凶狠残酷。打杨怀麟势必震动国民党反动派，但有利于发动群众，分化和争取元江地方上层人士，团结倾向我们的力量，部队首先侦察敌情，弄清了杨怀麟的兵力，住宅内外通道，镇内防守等情况。杨怀麟对我们这支武装在元江东部的活动已经感到威胁

不安，但还不相信我们已有力量对他立刻发动袭击。我们分析，他虽然有洼垭镇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宅院可以据守，但我们则在战斗力上处于优势，並可利用他的麻痹，攻其不备的取得胜利。于是决定在他疏于防备的中元节之夜以奔袭的方式对他发起攻击，部队夜行军数十里，人不知鬼不觉，在拂晓前突然运动到洼垭寨边。在夜色掩护下，首先扼住了四周的寨门，占领了寨东南的制高点——寺庙和山头，继而派出突击队摸进寨内，包围了他的两所大院，轰破院门，突入院内，展开战斗。当我轰击院门时，杨怀麟仓惶组织抵抗，既没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他和他的队长杨正明越过屋逃入山中。我们仅半个小时就占领了洼垭镇，结束了战斗。这一战我们牺牲了班长高大昌同志一人，共缴获全新轻机枪二挺，长短枪四十多支，有些新枪还用油纸草席包着，根本没有使用过。此外，还缴获了一些手榴弹，银元等物资。这一胜利，改善和加强了部队的装备，解决了部分部队的给养，大大鼓舞了士气，许多农民子弟纷纷参军，部队得到了增员，敌人则惶恐不安，元江城顿时成立城防大队加强防守。

向元南进军、猪街伏击战全歼保安大队。

洼垭战役后，为扩大政治影响，开辟新区，主力部队决定至元江南部的猪羊街一带活动。范嘉乐等同志领导的地方中队扩编为元东大队，坚持元江东部的斗争，在巩固中求发展。主力部队到达元南后，受到当地农民群众和上层人士的热烈欢迎。

这时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因我打下洼垭的震动，派出了保安独立大队，由新平专区保安副司令陈宇铭率领、新平专员公署

一个叫王力健的视察员陪同，开来元江“进剿”我军。我军在猪街活动时，敌军追踪到小羊街，我军从猪街进到大羊街，敌人跟进到猪街。我决定创造条件予敌所歼灭性打击。为了迷惑敌人，我们通过为我所争取的猪街乡长高升福向敌谎报我军已向绿春方向转移。实际上我军从大羊街进到浪堤，计划进一步调动敌人。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所以不打算从猪街再向前进，借“剿匪”和“安抚”为名，趁机向地方敲榨勒索大烟、银元。我们即布置高升福以筹款、筹烟需要时间为借口，将陈宇铭和独立大队拖住在猪街，以便我军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寻找战机歼灭敌人。高升福照办了，贪婪的敌人拖住了。我们抓紧时间返回大羊街（与猪街相距四十华里），一面严密封锁消息，监视敌人，一面进行战斗动员和准备，同志们提出了几种歼敌办法和打法，经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将敌人调出猪街，选择有利地形，以伏击方式歼灭之。决定后，部队领导同志乘夜赶到猪街外围观察和选择伏击阵地。阵地选在猪街村北至猪街赶集场之间，是村外山脊梁上两个马蹄形联结起来的山道，为猪街至元江必经之路。道上下都覆盖着浓密的灌木林，路下是陡坡深箐，有利于设伏。为了调动敌人按照我们规定的路线及时间离开猪街返回县城，我们又布置元东大队大规模地发动群众，人山人海，土炮洋枪齐上，佯攻元江县城，造成紧张局势，促使城内敌人向陈宇铭求援。同时我们又对敌军内部做政治瓦解工作，争取其士兵。我们了解到独立大队的战士和分队长多数是朱家璧同志在滇军工作时带领过的，朱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这是瓦解敌军的有利条件。我们在元东路通铺一带活动时，收容过一名这支部队逃出的士兵何鹏，他了解到我军性

质后自愿参加我军。我们就通过他给独立大队的士兵写信，宣传我军的性质和主张，以及朱家璧同志的关系，说明与我军作战时只要朝天放枪并伺机投枪来归，就能受到我军的优待，这些计划安排都进行得很顺利。元江县城果然求请独立大队回城救援；陈宇铭、王力健果然向猪街乡公所催索大烟、银元准备回县；高升福按我们的交待，在伏击前一天下午提交了一部份大烟、银元，说明其余部分在回城途中到小羊街刘乡长处提取（这是为了诱使敌人向我们设伏的地点进行），还杀肥猪为他送行。我军则在当晚从大羊街绕道经拖耆行军八十里，于黎明前赶到猪街，按选定的阵地埋伏起来。又派出一部分便衣潜入猪街，准备在伏击打响后，率领为我争取的乡公所武装，断敌后路，防敌退入猪街负隅顽抗。

八月十七日，原估计敌人一早就会行动，但我们埋伏在山边上，一直等到中午时分，敌人才吃饱喝足，离开乡上，踉跄而来。待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后，我司令员信号枪一响，封锁敌人去路的机枪、堵截敌人后路的机枪，两个马蹄形地段矮树丛中的交叉火力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陈宇铭和王力健吓得从马上滚下来躲到一条沟里，一些敌人拼命挣扎，十几挺机枪盲目扫射，但找不到目标。有的敌人冲上山坡妄图占领制高点，有的在道上乱窜，寻找反击的地形，但我们居高临下，将他们一一打倒，多数敌人贴在道边不敢动了。这时我们开展政治攻势，战士们齐声高喊口号：“缴枪不杀”、

“我们是云南人民自卫军”、“要干革命的背枪过来”。敌人调整了部署，机枪又疯狂地吼起来了，我们凭借有利地形，边打边喊口号，集中火力消灭了敌方几个机枪阵地。敌人枪声开

始稀疏了，有人举枪上来缴械，战士们兴奋地高呼“欢迎”、“欢迎新同志”。接着就是成批上来缴枪的。这一战约一个小时就完全解决了战斗，敌人除一名中队长跳岩逃脱外，独立大队全部被歼灭，我俘敌保安副司令陈宇铭以下一百三十余人，王力健也被活捉。缴获捷克造轻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一百多支，掷弹筒、枪榴弹、手榴弹一批，子弹一万六千余发。我军只一人受伤。这一战打下来，部队全部换了好装备，每人一支枪还背不完，连女同志和新参军的小鬼都背上了枪。

我们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向俘虏宣传我军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当时全部要求参军，我们有选择地接受一部分人，其余的发路费遣散回家，一批受伤的敌人士兵，我们缺乏医药，也无后方医疗所，就由遣散的俘虏抬到元江县城交给县政府。并要他们向县府报告，保安独立大队连同保安副司令都被云南人民自卫军全部歼灭了，不能救援元江城了。由于我们认真地执行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后这批被释放的俘虏成了我们政策的宣传员。他们许多人是滇中一带的，也有滇东北的，他们沿路都讲自卫军好，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专为贫苦老百姓打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个月后我们活动到滇中，因听了他们的宣传前来要求参军的群众不少。

对于俘虏的敌军官员，我们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王力健是个劣迹昭彰的人，每到一地，借“安抚地方”之名，敲榨勒索，贪婪无厌，群众恨之入骨，连乡保长也怨声载道。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开了公审大会将他枪决。那个副司令陈宇铭是个职业军官，我们这支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居劣势的新生的人民自卫军，叫他吃了败战，很不服气，说什么我们打战不正规，